元史/卷0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三 ◄

元史卷三十四
本紀第三十四

► 卷三十五

文宗三

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，命趙世延、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。懷慶路饑，賑鈔四千錠。丁巳，賜明宗妃按出罕、月魯沙、不顏忽魯都鈔幣有差。以知樞密院事伯帖木兒為遼陽行省左丞相。戊午，頒璽書諭雲南。辛酉，時享太廟。命回回司天監禁星。壬戌，中興路饑，賑糶糧萬石，貧者仍賙其家。甲子，燕鐵木兒、伯顏並辭丞相職，不允，仍命阿榮、趙世安慰諭之。丁卯，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、阿禾、怯朝等叛，攻中慶路，陷之，殺廉訪司官，執左丞忻都等，迫令署諸文牘。庚午，芍陂屯及鷹坊軍士饑，賑糧一月。辛未，中書省臣言：「科舉會試日期，舊制以二月一日、三日、五日，近歲改為十一、十三、十五。請依舊制。」從之。壬申，衡陽猺為寇，劫掠湘鄉州。癸酉，以宣徽使撒敦復知樞密院事，與欽察台並領長寧卿。乙亥，賜燕鐵木兒質庫一。寧海州文登、牟平縣饑，賑以糧三千石。丙子，衡州路饑，總管王伯恭以所受制命質官糧萬石賑之。丁丑，追封三寶奴為郢城王，謚榮敏。召荊王之子脫脫木兒赴闕。趙世延請致仕，不允。命中書省製玉帶二十，賜臣僚官一品者。遣使齎金千五百兩、銀五百兩，詣杭州書佛經。賜海南大興龍普明寺鈔萬錠，市永業地。戊寅，賜隆禧總管府田千頃。立荊襄等處、平松等處田賦提舉司，並隸太禧宗禋院。命陝西行省以鹽課鈔十萬錠賑流民之復業者。徭賊八百餘人寇石康縣。己卯，封太醫院使野理牙為秦國公。庚辰，陞羣玉署為羣玉內司，秩正三品，置司尉、亞尉、僉司、司丞，仍隸奎章閣學士院。禮部尚書（巑巑）〔巑巑〕兼監羣玉內司事。[1]辛巳，改大都田賦提舉司為宣農提舉司，荊襄田賦提舉司為荊襄濟農香戶提舉司，平江提舉司為平江善農提舉司。遣使齎鈔三千錠，往甘肅市髦牛。濠州

去年旱，賑糧一月。大（明）〔名〕路及江浙諸路俱以去年旱告。[2]永平路以去年八月雹災告。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為聖德廣裕英惠王，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。

二月壬午朔，以趙世安為御史中丞，史惟良為中書左丞。癸未，加知樞密院事燕不隣開府儀同三司。籍張珪子五人家資。乙酉，以西僧加瓦藏卜、蘸八兒監藏並為烏思藏土蕃等處宣慰使都元帥。雲南麓（州）〔川〕等土官來貢方物。[3]揚州、安豐、廬州等路饑，以兩淮鹽課鈔五萬錠、糧五萬石賑之。真定、薊、黃等路，汝寧府、鄭州饑，各賑糧一月。丁亥，命江南、陝西、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官，江南萬石者官正七品，陝西千五百石、河南二千石、江南五千石者從七品，自餘品級有差。四川富民有能輸粟赴江陵者，依河南例，其不願仕，乞封父母者聽。僧、道輸己粟者，加以師號。徵江浙、江西、湖廣賑糶糧價鈔赴京師。己丑，禿堅、伯忽等攻陷仁德府，至馬龍州。調八番元帥完澤將八番答剌罕軍千人、順元土軍五百人禦之。庚寅，改萬聖祐國、興龍普明、龍翔萬壽三提點所並為營繕都司，秩正四品；萬安規運、普慶營繕等八提點所並為營繕司，秩正五品。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，專命奎章閣阿隣帖木兒、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，纂修則趙世延、虞集等，而燕鐵木兒如國史例監修。開元路胡里改萬戶府軍士饑，給糧賑之。（二月）辛卯（朔），[4]以御史臺贓罰鈔萬錠、金千兩、銀五千兩付太禧宗禋院，供祭祀之需。賜燕鐵木兒給驛璽書，以徵其食邑租賦。奎章閣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、撒迪、虞集辭職，詔諭之曰：「昔我祖宗睿知聰明，其於致理之道，自然生知。朕以統緒所傳，實在眇躬，夙夜憂懼，自惟早歲跋涉艱阻，視我祖宗，既乏生知之明，於國家治體，豈能周知。故立奎章閣，置學士員，日以祖宗明訓、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，使朕樂於聽聞。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，其勿復辭。」帖麥赤驛戶及建康、廣德、鎮江諸路饑，賑糧一月。衢輝、江州二路饑，賑鈔二萬錠。寧國路饑，嘗賑糧二萬石，不足，復賑萬五千石。癸巳，衢輝路胙城、新鄉縣大風雨災。甲午，自庚寅至是日，京師大霜晝霧。立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，秩正二品。置奎章閣監書博士二人，秩正五品。禿堅、伯忽等攻晉寧州。禿堅自立為雲南王，伯忽為丞相，阿禾、忽剌忽等為平章等官，立城柵，焚倉庫以拒命。乙未，中書省言：「江浙民饑，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，其不足者來歲補運。」從之。丙申，雲南蒲蠻來朝。賑常德、澧州路饑。丁酉，帝及皇后、燕王阿剌忒納答剌並受佛戒。己亥，命明宗皇子受佛戒。監察御史言：「中書平章朵兒（失）〔只〕，[5]職任台衡，不思報效，銓選之際，紊亂綱紀，貪污著聞，恬不知恥，黜罷為宜。」從之。徭賊入灌陽縣，劫民財。庚子，以兵興所收諸王也先帖木兒、搠思監等印還給之。壬寅，玥璐不花辭御史大夫職，不允。土蕃等處民饑，命有司以糧賑之。新安、保定諸驛孳畜疫死，命中書給鈔濟其乏。癸卯，汴梁路封丘、祥符縣霜災。甲辰，流王禪之子于吉陽軍。乙巳，封明宗皇子亦璘真班為鄫王。豫王阿剌忒

納失里所部千六百餘人饑，賑糧二月。淮安路民饑，以兩淮鹽課鈔五萬錠賑之。丙午，復以阿兒思蘭海牙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。命中尚卿小云失以兵討雲南。御史臺臣言：「欽察台天曆初在上都，常與闊闊出等謀執倒剌沙，事泄，同謀者皆死，欽察台以出征獲免。頃臺臣疑而劾之，不稱事情，宜雪其枉。」制曰「可」。丁未，以伯顏知樞密院事，依前太保、錄軍國重事。詔諭中書曰：「昔在世祖，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，故治出於一，政有所統。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，伯顏既知樞密院事，左丞相其勿復置。」太禧宗禋院所隸總管府，各置副達魯花赤一人。賜豫王王傅官金虎符。戊申，命中書省及翰林國史院官祭太祖、太宗、睿宗三朝御容。以太禧宗禋使阿不海牙為中書平章政事。命史惟良及參知政事和尚總督建言之事。中書省臣言：「舊制，正旦、天壽節，內外諸司各有贄獻，頃者罷之。今江浙省臣言，聖恩公溥，覆幬無疆，而臣等殊無補報，凡遇慶禮，進表稱賀，請如舊制為宜。」從之。降璽書申鹽法之禁。以嘉興路崇德縣民四萬戶所輸租稅，[6]供英宗后妃歲賜錢帛。詔諭樞密院，以屯田子粒錢萬錠助建佛寺，免其軍卒土木之役。庚戌，茶陵州民饑，同知萬家奴、江存禮以所受敕賞糧三千石賑之。辛亥，迤西蒙古驛戶饑，給芻粟有差。賑河南流民復歸者鈔五千錠。泰安州饑民三千戶，真定南宮縣饑民七千七百戶，松江府饑民萬八千二百戶，及土蕃朵里只失監萬戶部內饑，命所在有司從宜賑之。濟寧路饑民四萬四千九百戶，賑以山東鹽課鈔萬錠。杭州火，賑糧一月。命市故瀛國公趙㬎田，為大龍翔集慶寺永業。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，帝曰：「吾建寺為子孫黎民計，若取人田而不予直，非朕志也。」察罕腦兒宣慰司所部千戶察剌等衛饑者萬四千四百五十六人，人給鈔一錠。

三月甲寅，命宣政院供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祭祀。乖西鰛蠻三千人入松梨山，燒沿邊官軍營堡。東平路須城縣饑，賑以山東鹽課鈔。安慶、安豐、蘄、黃、廬五路饑，以淮西廉訪司贓罰鈔賑之。丁巳，徙封濟陽王木楠子為吳王，吳王潑皮為濟陽王。賜八番順元、曲靖、烏撒、烏蒙、蒙慶、羅羅斯、嵩明州土官幣帛各一。禁泛濫給驛。四川官吏脅從囊加台者皆復故職。戊午，封皇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燕王，立宮相府總其府事，秩正二品，燕鐵木兒領之。廷試進士，賜篤列圖、王文燁等九十七人及第、出身有差。命彰德路歲祭羑里周文王祠。以河南行省平章乞住為雲南行省平章，八番順元宣慰使帖木兒不花為雲南行省左丞，從豫王由八番道討雲南。賜明宗近侍七十人官有差。裕宗及昭獻元聖皇后位宿衛三千人，命儲政院給其衣糧芻粟。發米十萬石賑糶京師貧民。癸亥，遣諸王桑哥班、撒忒迷失、買哥分使西北諸王燕只吉台、不賽因、月即別等所。甲子，詔諭中外，命御史大夫鐵木兒補花、玥璐不華振舉臺綱。丁卯，木八剌沙來貢蒲萄酒，賜鈔幣有差。以山東鹽課鈔萬錠賑東昌饑民三萬三千六百戶。己巳，議明宗升祔，序于英宗之上，視順宗、成宗廟遷之例。辛未，羣臣請上皇帝尊號，不許，固請不已，乃許之。封知樞密

院事不花帖木兒為武平郡王。錄討雲南禿堅、伯忽之功，雲南宣慰使土官舉宗、祿余並遙授雲南行省參知政事，餘賜賚有差。分龍慶州隸大都路。諸王也孫台部七百餘人入天山縣，掠民財產，遣樞密院、宗正府官往捕之。壬申，奉玉冊、玉寶，祔明宗神主于太廟。濮州臨清、舘陶二縣饑，賑鈔七千錠。光州光山縣饑，出官粟萬石，下其直賑糶。信陽、息州及光之固始縣饑，並以附近倉糧賑之。甲戌，封諸王速來蠻為西寧王。乙亥，西番哈剌火州來貢蒲萄酒。諸王、駙馬還鎮，錫賚有差。丙子，改山東都萬戶府為都督府。雲南木邦路土官渾都來貢方物。河南登封、偃師、孟津諸縣饑，賑以兩淮鹽課鈔三萬錠。鞏昌、臨洮、蘭州、定西州饑，賑鈔三千五百錠。沂、莒、膠、密、寧海五州饑，賑糧五千石。中興、峽州、歸州、安陸、沔陽饑戶三十萬有奇，賑糧四月。丁丑，陞太常禮儀院秩正二品。敕有司供明宗后八不沙宮分幣帛二百匹，及阿梯里、脫忽思幣帛有差。賜燕鐵木兒功勳之碑。廣平路饑，以河間鹽課鈔萬三千錠賑之。辛巳，諸王哈兒蠻遣使來貢蒲萄酒。廣德、太平、集慶等路饑，凡數百萬戶。濮州諸縣蟲食桑葉將盡。

夏四月壬午朔，命西僧作佛事于仁智殿，自是日始，至十二月終罷。癸未，置怯憐口錢糧都總管府，秩正三品。中書省臣言：「各宮分及宿衞士歲賜錢帛，舊額萬人，去歲增四千人，邇者增數益廣，請依舊額為宜。」詔命阿不海牙裁省以聞。甲申，時享太廟。丙戌，封也真也不干為桓國公。燕鐵木兒言：「天曆初，阿速軍士為國有勞，請以鈔十萬錠、米十萬石分給其家。」從之。戊子，四川行省調重慶五路萬戶以兵救雲南。庚寅，中書省臣言：「邇者諸處民饑，累常賑救，去歲賑鈔百三十四萬九千六百餘錠、糧二十五萬一千七百餘石。今汴梁、懷慶、彰德、大名、興和、衞輝、順德、歸德及高唐、泰安、徐、邳、曹、冠等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戶，一百一萬二千餘口，請以鈔九萬錠、米萬五千石，命有司分賑。」制曰「可」。以陝西饑，敕有司作佛事七日。壬辰，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，賜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。沿邊部落蒙古饑民八千二百，人給鈔三錠、布二匹、糧二月，遣還其所部。癸巳，置豫王王傅、副尉、[7]司馬各二員。丁酉，遣諸王桑兀孫還雲南。金蘭等驛馬牛死，賑鈔五百錠。庚子，降璽書申諭太禧宗禋院。天臨之醴陵、湘陰等州、台州之臨海等縣饑，各賑糶米五千石。辛丑，明宗后八不沙崩。壬寅，括益都、般陽、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，賜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。立益都廣農提舉司及益都、般陽、寧海諸提領所，並隸隆祥總管府。烏（蒙）〔撒〕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，[8]降于伯忽。羅羅諸蠻俱叛，與伯忽相應，平章帖木兒不花為其所害。晉寧、建昌二路民饑，賑糧五萬五千石、鈔二萬三千錠。戊申，陝西行臺言：「奉元、鞏昌、鳳翔等路以累歲饑，不能具五穀種，請給鈔二萬錠，俾分糴于他郡。」從之。雲南賊祿余以蠻兵七百餘人拒烏撒、順元界，立關固守。重慶五路萬戶軍至雲南境，值羅羅蠻，萬餘人遇害，千戶祝天祥等引餘眾遁還。詔江浙、河南、江西三省調兵二萬，命

諸王云都思帖木兒及樞密判官洪浹將之，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會兵討雲南。己酉，作佛事。是月，滄州、高唐州屬縣蟲食桑葉盡。（荀）〔芍〕陂屯饑，[9]賑糧三月。土蕃等處脫思麻民饑，命有司賑之。賑懷慶承恩、孟州等驛鈔千錠。

五月乙卯，遣宣徽使定住等，以受尊號告祭南郊。故四川行省平章寬徹、四川道廉訪使忽都魯養阿等，皆為囊加台所害，並贈官賜謚。榆次縣主簿太帖木兒、河中府判官禿塔兒，皆為遼東軍所害，並加褒贈。戊午，帝御大明殿，燕帖木兒率文武百官及僧道、耆老，奉玉冊、玉寶，上尊號曰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。是日，改元至順，詔天下。河南、懷慶、衞輝、（普）〔晉〕寧四路曾經賑濟人戶，[10]今歲差發全行蠲免。其餘被災路分人民已經賑濟者，腹裏差發、江淮夏稅，亦免三分。己未，羅羅斯權土官宣慰撒加伯、阿漏土官阿剌、里州土官德益叛，附于祿余。庚申，以受尊號恭謝太廟。辛酉，四川行省討雲南，進軍至烏蒙。壬戌，歸德府之譙縣霧傷麥。癸亥，四川軍至雲南之雪山峽，遇羅羅斯軍，敗之。德州饑，賑以山東鹽課鈔三千錠。武昌路饑，賑以糧五萬石、鈔二千錠。甲子，申命燕鐵木兒為中書右丞相，詔天下。以鈔四萬錠分給宮人。賜魯國大長公主鈔萬錠。丁卯，翰林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成。戊辰，車駕發大都，次大口。陞尚舍寺秩正三品。命阿鄰帖木兒為大司徒。遣豫王阿剌忒納失里鎮西番，授以金印。賜諸王脫歡金印，大司徒不蘭奚銀印。加趙世延翰林學士承旨，封魯國公。賑衞輝、大名、廬州饑民鈔六千錠、糧五千石。開元路胡里該萬戶府、寧夏路哈赤千戶所軍士饑，各賑糧二月。己巳，次龍虎臺。置肅王寬徹傅、尉、司馬各一員。辛未，置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，秩正三品，總斡羅思軍士，隸樞密院。以太禧宗禋使亦列赤為中書平章政事。左、右欽察、龍翊侍衞軍士五千三百七十戶饑，戶賑鈔二錠、布一匹、糧一月。癸酉，遣使勞軍于雲南。時諸王禿剌率萬戶忽都魯沙、怯列、孛羅等，皆領兵進討禿堅、伯忽。甲戌，八番乖西鰼苗阿馬、察伯秩等萬人侵擾邊境，詔樞密臣分兵討之。乙亥，置順元宣撫司，統答剌（斥）〔罕〕軍征雲南，[11]人賜鈔五錠。衞輝路之輝州，以荒乏穀種，給鈔三千錠，俾糴於他郡。己卯，遣使詣五臺山作佛事。庚辰，命湖廣行省以鈔五萬錠給雲南軍需。是月，右衞左右手屯田大水，害禾稼八百餘頃。廣平、河南、大名、般陽、南陽、濟寧、東平、汴梁等路，高唐、開、濮、輝、德、冠、滑等州，及大有、千斯等屯田蝗。以浙東宣慰使陳天祐、湖廣參知政事樊楫死於王事，贈封特加一級。龍興張仁興妻鄒氏、奉元李郁妻崔氏以志節，汴梁尹華以孝行，皆旌其門。

六月辛巳朔，燕鐵木兒言：「嚮有旨，惟許臣及伯顏兼領三職。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、奎章閣大學士，引疾以辭。」帝曰：「朕重老成人，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，果病，無預銓選可也。」丙戌，大駕至上都。戊子，給左、右欽察、龍翊侍衞軍士

糧。壬辰，鎮江饑，賑糧四萬石。饒州饑，亦命有司賑之。癸巳，御史臺臣言：「宣徽院錢穀，出納無經，以上供飲饍，冒昧者多，不稽其案牘，則弊日滋。宜如舊制，具實上之省部，以備考覈。」從之。丙申，立行樞密院討雲南，賜給驛璽書十五、銀字圓符五。以河南行省平章徹里鐵木兒知行樞密院事，陝西行省平章探馬赤、近侍教化為同知、副使。發朵甘思、朵思麻及鞏昌諸處軍萬三千人，人乘馬三匹。徹里鐵木兒同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由四川，教化從豫王阿剌忒納失里等由八番，分道進軍。黃河溢，大名路之屬縣沒民田五百八十餘頃。庚子，以內侍中瑞卿撒里為大司徒。賜四川行省左丞孛羅金虎符。以鹽課鈔二十萬錠供雲南軍需。命河南、湖廣、江西、甘肅行省誦藏經六百五十部，施鈔三萬錠。知樞密院事闊徹伯、脫脫木兒，通政使只兒哈郎，翰林學士承旨教化的、伯顏也不干，燕王宮相教化的、斡羅思，中政使尚家奴、禿烏台，右阿速衞指揮使那海察、拜住，以謀變有罪，並棄市，籍其家。癸卯，四川孛羅以蒙古漸丁軍五千往雲南。乙巳，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烏蒙蠻兵萬人攻建昌縣，[12]雲南行省右丞躍里怗木兒拒之，斬首四百餘級。四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蘆古驛。丙午，朵思麻蒙古民饑，賑糧一月。丁未，改東路蒙古軍元帥府為東路欽察軍萬戶府。是月，高唐、曹州及前、後、武衞屯田水災。大都、益都、真定、河間諸路，獻、景、泰安諸州，及左都威衞屯田蝗。迤北蒙古饑民三千四百人，人給糧二石、布二匹。旌表真定梁子益妻李氏等貞節，徐州胡居仁孝行。

秋七月辛亥，封諸王按渾察為廣寧王，授以金印。壬子，命西僧禜星。丙辰，以闊徹伯大司徒印授撒里。丁巳，命中書省、翰林國史院官祀太祖、太宗、睿宗御容于大普慶寺。命西僧為皇子燕王作佛事。西域諸王不賽因遣使來朝賀。監察御史請以所籍闊徹伯衣物分賜宿衞軍士，從之。己未，以闊徹伯宅賜太禧宗禋院，衣服賜羣臣。通渭山崩，壓民舍，命陝西行省賑被災者十二家。庚申，籍脫脫木兒家貲，輸內府。辛酉，改哈思罕萬戶府為總管府，秩四品。詔：「僧、道、獵戶、鷹坊合得璽書者，翰林院無得越中書省以聞。」真定路之平棘，廣平路之肥鄉，保定路之曲陽、行唐等縣，大風雨雹傷稼。許失台速怯、月謹真孛可等部獻人口牧畜，命酬其直。江西建昌萬戶府軍戍廣海者，一歲更役，來往勞苦，詔仍至元舊制，二歲一更。乙丑，翰林學士承旨也兒吉尼知樞密院事。調諸衞卒築漷州柳林海子堤堰。丙寅，蒙古百姓以饑乏至上都者，閱口數給以行糧，俾各還所部。增大都賑糶米五萬石。大都之順州、東安州大風雨雹傷稼。戊辰，壽寧公主薨，收其印。己巳，命江浙行省以鈔十萬錠至雲南，增其軍需。庚午，歲星犯氐宿。開平路雨雹傷稼。中書省臣言：「近歲帑廩虛空，其費有五：曰賞賜，曰作佛事，曰創置衙門，曰濫冒支請，曰續增衞士鷹坊。請與樞密院、御史臺、各怯薛官同加汰減。」從之。御史臺臣劾奏新除河南府總管張居敬避難不之官，有旨免所授官，加其罪笞。甲戌，

賜諸王養怯帖木兒、孛欒台、徵棘斯、察阿兀罕等金銀鈔幣有差。丙子，敕中書省、御史臺遣官詣江浙、江西、湖廣、四川、雲南諸行省，遷調三品以下官。命四川行省於明年茶鹽引內給鈔八萬錠增軍需，以討雲南。賑木隣、扎里至苦鹽泊等九驛，每驛鈔五百錠。增給戍居庸關軍士糧。海潮溢，漂沒河間運司鹽二萬六千七百餘引。丁丑，以給驛璽書五、銀字圓符二，增給陝西蒙古都萬戶府，以討雲南。故丞相鐵木迭兒子將作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、姊夫太醫使野理牙，坐怨望、造符錄、祭北斗、咒咀，事覺，詔中書鞫之。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、前御史大夫孛羅、上都留守馬兒及野理牙姊阿納昔木思等，俱伏誅。雲南禿堅、伯忽等勢愈猖獗，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、東川、茫部諸蠻，欲令伯忽弟拜延（順）等兵攻順元。[13]樞密臣以聞，詔即遣使督豫王阿納忒剌失里及行樞密院、四川、雲南行省亟會諸軍分道進討，以烏蒙、烏撒及羅羅斯地接西番，與碉門安撫司相為唇齒，命宣政院督所屬軍民嚴加守備，又命鞏昌都總帥府調兵千人戍四川。開元、大同、真定、冀寧、廣平諸路及忠翊侍衞左右屯田，自夏至于是月不雨。奉元、晉寧、興國、揚州、淮安、懷慶、衞輝、益都、般陽、濟南、濟寧、河南、河中、保定、河間等路及武衞、宗仁衞、左衞率府諸屯田蝗。永平龐遵以孝行，福州王薦以隱逸，大同李文實妻齊氏、河南閻遂妻楊氏、大都潘居敬妻陳氏、王成妻高氏以志節，順德馬奔妻胡閏奴、真定民妻周氏、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，並旌其門。

閏七月庚辰朔，封諸王卯澤為永寧王，授金印，及給銀字圓符、給驛璽書，併以所隸封邑歲賦賜之。癸未，遣諸王篤憐、渾禿、孛羅等齎銀千兩、幣二百匹，賜諸王朵列鐵木兒。監察御史葛明誠言：「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，年踰七十，智慮耗衰，固位苟容，無補於事，請斥歸田里。」臺臣以聞，詔令中書議之。雲南茫部路九村夷人阿斡、阿里詣四川行省自陳：「本路舊隸四川，今土官撒加伯與雲南連叛，願備糧四百石、民丁千人，助大軍進征。」事聞，詔嘉其去逆效順，厚慰諭之。衞士上都駐冬者，所給糧以三分為率，二分給鈔。大駕將還，敕上都兵馬司官二員，率兵士由偏嶺至明安巡邏，以防盜賊。市橐駝百、牛三百，充扈從屬軍之用。丙戌，忠翊衞左右屯田隕霜殺稼。籍鎖住、野里牙等庫藏、田宅、奴僕、牧畜，給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。鑄黃金神仙符命印，賜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。己丑，立掌醫署，秩正五品。庚寅，以所籍野理牙宅為都督府公署。辛卯，以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脫亦納為中書參知政事。燕鐵木兒言：「趙世延向自言年老，屢乞致仕，臣等以聞，嘗有旨，世延舊人，宜與共政中書。御史之言，不知前有旨也。」帝曰：「如御史言，世延固難任中書矣。其仍任以翰林、奎章之職。」四川行省平章汪壽昌言：「雲南伯忽叛逆，興兵進討，調遣餽餉，皆壽昌領之。頃以市馬、造器械、軍官俸給、軍士行糧，已給鈔十五萬錠。今伯忽未及殄滅，而烏撒、烏蒙相繼為亂，大兵深入，去朝廷益遠，元請軍需，早乞頒降，從本省酌其緩急，便宜以行，庶不稽誤。」

從之。寧夏、奉元、鞏昌、鳳翔、大同、晉寧諸路屬縣隕霜殺稼。癸巳，以月魯帖木兒為大司徒。賜哈剌赤軍士鈔一萬錠、糧十萬石。察罕腦兒并東、西涼亭諸衛士九百五十人，人賜鈔五錠、糧二月；朔漠軍士，人鈔三錠、布二匹、糧二月。命燕鐵木兒以鈔萬錠，分賜天曆初諸王、羣臣死事之家。行樞密院言：「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，捕獲，法當死。」詔曰：「如臨戰陣而逃，死宜也。非接戰而逃，輒當以死，何視人命之易耶！其杖而流之。」丁酉，大駕發上都。授阿憐帖木兒大司徒印。戊戌，甘肅平章政事乃馬台封宣寧郡王，授以金印；駙馬謹只兒封鄆國公，授以銀印；並知行樞密院事。贈安南國王陳益稷儀同三司、湖廣行省平章政事，王爵如故，謚忠懿。益稷在世祖時自其國來歸，遂授以國王，即居于漢陽府，天曆二年卒，至是加贈、謚。庚子，魯王阿剌哥識里所部三萬餘人告饑，賑鈔萬錠、糧二萬石。中書省臣言：「內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，用金、銀、鈔、幣不貲，今國用不充，宜從裁省。」命省人及宣政院臣裁減。上都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，定為百四所，令有司永為歲例。乙巳，雲南使來報捷，遣使賜雲南、四川省臣、行樞密院臣以上尊。丙午，諸王卜顏帖木兒請給鞍馬，願從諸軍擊雲南，帝嘉其意，從之。戊申，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，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，顏子兗國復聖公，曾子郕國宗聖公，子思沂國述聖公，孟子鄒國亞聖公，河南伯程顥豫國公，伊陽伯程頤洛國公。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剌、里州土官德益兵八千撤毀棧道，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，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。四川行省調碉門安撫司軍七百人，成都、保寧、順慶、廣安諸屯兵千人，令萬戶周戡統領，直抵羅羅斯界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。又遣成都、順慶二翼萬戶昝定遠等，以軍五千同邛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，會周戡等，從便道共討之。發成都沙糖戶二百九十人防遏敍州。徵重慶、夔州逃亡軍八百人赴成都。廣西猺于國安率千五百人寇修仁、荔浦等縣，廣西元帥府發兵捕之，賊眾潰走，生擒國安。大都、（太）〔大〕寧、[14]保定、益都諸屬縣及京畿諸衛、大司農諸屯水，沒田八十餘頃。杭州、常州、慶元、紹興、鎮江、寧國諸路及常德、安慶、池州、荊門諸屬縣皆水，沒田一萬三千五百八十餘頃。松江、平江、嘉興、湖州等路水，漂民廬，沒田三萬六千六百餘頃，饑民四十萬五千五百七十餘戶，詔江浙行省以入粟補官鈔三千錠及勸率富人出粟十萬石賑之。寶慶、衡、永諸處，田生青蟲，食禾稼。冠州郁世復、大都趙祥及弟英，以孝行旌其門。大都愛祖丁、塔朮，滄州劉仲溫，以輸米賑貧旌其門。

八月庚戌，河南府路新安、沔池等十五驛饑疫，人給米、馬給芻粟各一月。辛亥，雲南躍里鐵木兒以兵屯建昌，執羅羅斯把事曹通斬之。丁巳，北邊諸王月即別遣使來京師。燕鐵木兒由西道田獵未至，詔以機務至重，遣使趣召之。己未，大駕至京師。勞遣人士還營。有言蔚州廣靈縣地產銀者，詔中書、太禧院遣人涖其事，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

寺。辛酉，以世祖是月生，命京師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七日。御史臺臣請立燕王為皇太子，帝曰：「朕子尚幼，非裕宗為燕王時比，俟燕帖木兒至，共議之。」甲子，忠州土官黃祖顯遣其子宗忠來朝，獻方物。乙丑，遣使詣真定玉華宮，祀睿宗及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。戊辰，太白犯氐宿。壬申，詔興舉蒙古字學。中書省、樞密院、御史臺言：「臣等比奉旨裁省衞士，今定大內四宿衞之士，每宿衞不過四百人；累朝宿衞之士，各不過二百人。鷹坊萬四千二十四人，當減者四千人。內饔九百九十人，四怯薛當留者各百人。累朝舊邸宮分饔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，當留者千一百二十人。媵臣、怯憐口共萬人，當留者六千人。其汰去者，斥歸本部著籍應役。自裁省之後，各宿衞復有容匿漢、南、高麗人及奴隸濫充者，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，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，沒家貲之半，以籍入之半為告者賞。仍令監察御史察之。」制可。

九月庚辰，江浙行省言：「今歲夏秋霖雨大水，沒民田甚多，稅糧不滿舊額，明年海運本省止可二百萬石，餘數令他省補運為便。」從之。罷入粟補官例。糴豆二十三萬石於河間、保定等路，冠、恩、高唐等州，出馬八萬匹，令諸路分牧之。大寧路地震。甲申，授不蘭奚及月魯鐵木兒大司徒印。史惟良辭中書左丞職，不允。命藝文監以燕鐵木兒世家刻板行之。命河南行省給湖廣行省鈔四千錠為軍需，討雲南。遼陽諸王老的、蠻子台諸部擾民，敕樞密院、宗正府及行省，每歲遣官偕往巡問，以治其獄訟。監察御史葛明誠劾奏：「遼陽行省平章哈剌鐵木兒，嘗坐贓被杖罪，今復任以宰執，控制東藩，亦足見國家名爵之濫，黜罷為宜。」從之。丙戌，邛部州土官馬伯嚮導征雲南軍有功，以為征進招討，知本州事。江西、湖廣蒙古軍進征雲南者，人給鈔五錠。雲南羅羅斯叛，與成都甚邇，而成都軍馬俱進征雲南，詔四川鄰境諸王，發藩部丁壯二千人戍成都。廣源賊弗道閉覆寇龍州羅回洞，龍州萬戶府移文詰安南國，其國回言：「本國自歸順天朝，恪共臣職，彼疆我界，盡歸一統。豈以羅回元隸本國，遂起爭端？此蓋邊吏生釁，假閉覆為名爾，本府宜自加窮治。」湖廣行省備其言以聞，命龍州萬戶府申嚴邊防。己丑，熒惑犯鬼宿。辛卯，賜陝西蒙古軍之征雲南者三十人，人鈔六錠。監察御史朵羅台、王文若言：「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，武宗時，太師月赤察兒為右丞相，太傅答剌罕為左丞相，保安邊境，朝廷遂無北顧之患。今天子臨御，及命哈八兒禿為平章政事，其人無正大之譽，有鄙俚之稱，錢穀甲兵之事，懵無所知，豈能昭宣皇猷，贊襄國政！且以月赤察兒輩居於前，而以斯人繼其後，賢不肖固不待辯而明，理宜黜罷。」制曰「可」。癸巳，白虹貫日。置麓川路軍民總管府。復立總管府於哈剌火州。甲午，熒惑犯鬼宿積尸氣。封魏王阿木哥子阿魯（於）〔為〕西靖王。[15]乙未，以立冬祀五福十神、太一真君。御史臺臣劾奏：「前中書平章速速，叨居台鼎，專肆貪淫，兩經杖斷一百七，方議流竄，幸蒙恩宥，量徙湖廣。不復畏法自守，而乃携妻娶妾，濫污百端。況湖廣乃屯

兵重鎮，豈宜居此？乞屏之遠裔，以示至公。」詔永竄雷州，湖廣行省遣人械送其所。丙申，以魯國大長公主邸第未完，復給鈔萬錠，命中書平章亦列赤董其役。己亥，以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，命省、院、臺諸司以次宴其官屬。以平江等處官田五百頃，賜魯國大長公主。敕：「諸人非其本俗，敢有弟收其嫂、子收庶母者，坐罪。」壬寅，覈實諸衞軍戶物力。賜魯國大長公主鈔萬錠，命燕鐵木兒詣其邸第送之。丙午，命西僧作佛事於大明殿。史惟良復乞辭職歸養，允其請，仍賜鈔二百錠。丁未，中書參知政事張友諒為左丞。知樞密院事脫別台為陝西行臺御史大夫。鐵里干、木隣等三十二驛，自夏秋不雨，牧畜多死，民大饑，命嶺北行省人賑糧二石。至治初以白雲宗田給壽安山寺為永業，至是其僧沈明琦以為言，有旨，令中書省改正之。敕有司繕治南郊齋宮。遼陽行省水達達路，自去夏霖雨，黑龍、宋瓦二江水溢，民無魚為食。至是，末魯孫一十五狗驛，狗多餓死，賑糧兩月，狗死者，給鈔補市之。辰州萬戶圖格里不花母石抹氏以志節，漳州龍溪縣陳必達以孝行，並旌其門。

冬十月戊申朔，降璽書申飭衍聖公崇奉孔子廟事。賜雲南行省參政忽都沙三珠虎符。辛亥，命湖廣行省給諸王云都思鐵木兒幣百匹，以賞將士捕徭賊有功者。壬子，諸王、大臣復請立燕王為皇太子，帝曰：「卿等所言誠是。但燕王尚幼，恐其識慮未弘，不克負荷，徐議之未晚也。」立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營於大都北，市民田百三十餘頃賜之。戊午，致齋於大明殿。己未，遣亞獻官中書右丞相燕鐵木兒、終獻官貼木爾補化率諸執事告廟，請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。庚申，出次郊宮。辛酉，帝服大裘、衮冕，祀昊天上帝于南郊，以太祖皇帝配，禮成，是日大駕還宮。甲子，以奉元驛馬瘠死，命陝西行省給鈔三千錠補市之。木納火失溫所居諸牧人三千戶、瀕黃河所居鷹坊五千戶，各賑糧兩月。乙丑，廣西徭賊寇橫州及永淳縣，敕廣西元帥府率兵捕之。樞密院臣言：「每歲大駕幸上都，發各衞軍士千五百人扈從，又發諸衞漢軍萬五千人駐山後，蒙古軍三千人駐官山，以守關梁。乞如舊數調遣，以俟來年。」從之。辛未，烏蒙路土官阿朝歸順，遣其通事阿累等貢方物。壬申，御史臺臣言：「內外官吏令家人受財，以其干名犯義，罪止四十七、解任。今貪污者緣此犯法愈多，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。」從之。甲戌，敕：「累朝宮分官署，凡文移無得稱皇后，止稱某位下娘子。其委用官屬，並由中書擬聞。」乙亥，改打捕鷹坊總管府為仁虞都總管府。知樞密院事撒敦、宣徽使唐其勢，並賜答剌罕之號。中書省臣言：「近討雲南，已給鈔二十萬錠為軍需，今費用已盡，鎮西武靖王搠思班及行省、行院復求鈔如前數。臣等議，方當進討之際，宜依所請給之。」制曰「可」。賜伯夷、叔齊廟額曰聖清，歲春秋祠以少牢。遣使趣四川、雲南行省兵進討。於是四川行省平章塔出引兵由永寧，左丞孛羅引兵由青山、茫部並進，陳兵周泥驛，及祿余等戰，殺蠻兵三百餘人。祿余眾潰，即奪其關隘，以導順元諸軍。時雲南行省平章乞

住等俱失期不至。

十一月庚辰，命中書賑糶糧十萬石，濟京師貧民。辛巳，御史臺臣言：「陝西行省左丞怯列，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鸚鵡，請論如律。」詔曰：「位至宰執，食國厚祿，猶受人生口，理宜罪之。但鸚鵡微物，以是論贓，失於太苛，其從重者議罪。今後凡饋禽鳥者，勿以贓論，著為令。」癸未，賑上都灤河駐冬各宮分怯憐口萬五千七百戶糧二萬石。甲申，熒惑退犯鬼宿。命帝師率西僧作佛事，內外凡八所，以是日始，歲終罷。丙戌，太白犯壘壁陣。中書省臣言：「至元間，安豐、安慶、廬州等路有未附籍戶千四百三十六，世祖命以其歲賦賜床兀兒。後既附籍，所輸歲賦皆入官，別令萬億庫歲給以鈔二百錠。今乞停所給鈔，復以其戶還賜床兀兒之子燕鐵木兒。」從之。羅羅斯撒加伯、烏撒阿答等合諸蠻萬五千人攻建昌，躍里鐵木兒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，敗之，斬首五百餘級。賑襄、鄧畏兀民被西兵害者六十三戶，戶給鈔十五錠、米二石；被西兵掠者五百七十七戶，戶給鈔五錠、米二石。廣西廉訪司言：「今討叛徭，各行省官將兵二萬人，皆屯駐靜江，遷延不進，曠日持久，恐失事機。」詔遣使趣之。知樞密院事燕不憐，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，使毋貧乏，帝曰：「國用皆百姓所供，當量入為出，朕豈以鷹坊失所，重困吾民哉！」不從。辛卯，以閻閻台知樞密院事。給山東鹽課鈔三千錠，賑曹州濟陰等縣饑民。癸巳，以臨江、吉安兩路天源延聖寺田千頃所入租稅，隸太禧宗禋院。戊戌，立打捕鷹坊紅花總管府於遼陽行省，秩四品。辛丑，徵河南行省民間自實田土糧稅，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代輸。命陝西行省賑河州蒙古屯田衞士糧兩月。甲辰，命司天監禁星。丙午，恩州諸王按灰，坐擊傷巡檢張恭，杖六十七，謫還廣寧王所部充軍役。

十二月戊申，遣伯顏等以將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，告祭于郊、廟。己酉，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，位列七十子之下。國子生積分及等者，省、臺、集賢院、奎章閣官同考試，中式者以等第試官，不中者復入學肄業。以粟十萬石，米、豆各十五萬石，給河北諸路牧官馬之家。宣忠扈衞斡羅思屯田，給牛、種、農具。辛亥，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，詔天下。甲寅，西域軍士居永平、灤州、豐閏、玉田者，人給鈔三錠、布二匹、糧兩月。監察御史言：「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，世祖擇耆舊老臣如王顓、姚燧、蕭　　等為之師、保、賓客。今皇太子仁孝聰睿，出自天成，誠宜慎選德望老成、學行純正者，俾之輔導於左右，以宏養正之功，實宗社生民之福也。」帝嘉納其言。詔：「龍翔集慶寺工役、佛事，江南行臺悉給之。」戊午，以十月郊祀禮成，帝御大明殿受文武百官朝賀，大赦天下。癸亥，知樞密院事閻閻台兼大都留守。乙丑，遣集賢侍讀學士珠邁詣真定，以明年正月二十日祀睿宗及后于玉華宮之神御殿。丁卯，命西僧於興聖、光天宮十六所作佛事。癸酉，詔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戶府：「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，

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，諸獵捕者坐罪。」甲戌，御史中丞和尚，坐受婦人為賂，遇赦原罪。監察御史言：「和尚所為貪縱，有污臺綱，罪雖見原，理宜追奪所受制命，禁錮元籍終其身。」臺臣以聞，制可。敕各行省：「凡遇邊防有警，許令便宜發兵，事緩則驛聞。」賑龍慶州懷來縣前歲被兵萬一千八百六十戶糧兩月。冀寧路梁世明妻程氏、中興路伯顏妻阿迭的以志節，大都宛平縣鄭珪以行義，並旌其門。賑遼陽行省所居鷹坊戶糧一月。

校勘記

↑ （巕嶸）〔嚶嚶〕　據至順四年嚶嚶手書顏真卿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〈見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〉題款改。類編云：「正字通云嚶音撓，俗作巕者誤。」

↑ 大（明）〔名〕路　按元無「大明路」，據本書卷五０五行志改。道光本已校。

↑ 雲南麓（州）〔川〕　據本書卷六一地理志改。類編已校。

↑ （二月）辛卯（朔）　按上文已書「二月壬午朔」，辛卯為初十日。此處「二月」「朔」皆衍誤，今從道光本刪。

↑ 中書平章朵兒（失）〔只〕　據上文天曆二年八月壬辰條及本書卷一一二宰相年表改。「朵兒只」藏語，意為「金剛」。續編已校。

↑ 嘉興路崇德縣　按本書卷六二地理志，崇德元貞元年升州。本證云「當作州」。

↑ 副尉　按本書卷八九百官志，「副尉」當係「傅尉」或「府尉」之誤。

↑ 烏（蒙）〔撒〕土官祿余　據上文天曆二年九月甲子、下文至順元年七月丁丑、二年二月己酉、九月庚辰、三年二月己酉條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（荀）〔芍〕陂屯饑　從北監本改。

↑ 河南懷慶衞輝（普）〔晉〕寧四路　按元無「普寧路」，據本書卷五八地理志改。

↑ 答剌（斥）〔罕〕軍　按本書卷九八兵志有「應募而集者，曰答剌罕軍」，據改。蒙史已校。

↑ 建昌縣　按本書卷六一地理志，建昌路非縣。此處史文當有脫誤。

↑ 欲令伯忽弟拜延（順）等兵攻順元　按下文至順二年正月己卯條有「殺伯忽弟拜延」，此處「順」字涉下「順元」而衍，今刪。蒙語「拜延」，意為「富」。

↑ （太）〔大〕寧　據本書卷五〇五行志改。

↑ 封魏王阿木哥子阿魯（於）〔為〕西靖王　續編改「於」為「為」，是，從改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